

攻  
媿  
集

六



攻媿集卷十七

宋

樓

鑰

撰

表賤

謝大中大夫表

一身去國方叨祠廩以娛家四品頒綸乃次年勞而增

秩素餐已甚丹悃知歸

中謝

伏念臣少也數奇晚而多

幸備皂衣之吏三朝許厠于周行聯紫橐之華四載得

陪于從列踰涯自愧補外以行荷聖君從欲之仁賦真

館祝釐之粟班通禁路尚汙文謨內閣之嚴法應吏銓

遂躡秦官大夫之首寄祿寢高于世胃被恩得奉于親  
歡視賈誼之超遷固非敢望比申公之卽拜豈不懷慙  
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器使羣工曲成萬物念論思之舊  
侍未忍遐遺付品式于有司許容平進周章登受俯偃  
何言臣敢不祇服訓辭欽承命數老疾而無職事實深  
稱于閒居優游不易公卿特未知于報所

賀重明節表

慶元三年

少暉司秋適屆肅霜之候重明麗正欣逢繞電之辰慶  
浹三宮歡騰四海

中賀恭惟

尊號太上皇帝陛下道隆

邃古澤潤生民引養引恬自得怡神之樂無倫無敵尤  
高與子之明福如日以正中年與天而同久千秋紀節  
固知黃屋之非心萬歲爭呼又見玉卮之爲壽自他有  
耀申錫無疆臣嘗侍宸旒茲游真館恭陳虎拜阻陪漢  
殿之儀遙想龍樓徒效華封之祝

賀瑞慶節表

斗樞電繞良月占載震之祥崖石天齊令名採中興之  
頌四方來賀百福具宜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夙亶聰明  
躬行勤儉奉三宮之色養孝治日隆得萬國之歡心休



祥雲委當重熙而累洽能持盈而守成咸傾就日之誠  
仰贊後天之算臣頃陪鷺振親覩龍飛上萬年之觴夢  
徒游于帝所接千歲之統心惟祝于皇齡

慰壽聖太皇太后上仙

皇帝表

奉慈尊于四世孝治方隆傳遺誥于萬方哀號何極

慰

恭以

尊號

太皇太后道高任姒德邁娥嫫三朝居長

樂之尊九秋享無疆之壽手提神器親授曾孫功成不  
居仙去何速恭惟皇帝陛下躬承慈訓圖報洪恩北面

昕朝備四海九州之養東朝晏起懷千秋萬歲之悲忍  
從五日之哀特用周期之服願少寬于聖抱期益慰夫  
親慈

太上皇帝表

太皇厭代慈展興哀覆幬所臨悲號何及中慰恭以尊

號

太皇太后道妙千古母儀四朝決內禪之訐謨功在

社稷受曾孫之色養福等岡陵乃以微疴遽傳晏起恭

惟尊號

太上皇帝陛下仰遵遺訓祗服通喪願寬聖子

之孝心勉徇先王之中制

皇太后牋

慈福上賓悲纏率土愛欽素著哀動重闈

中慰

恭惟尊

號

皇太后殿下夙奉太任親承大舜婦聽而婉寶爲內

壺之觀喪致其哀莫贖終天之痛願遵禮制少抑孝思

太上皇后牋

壽聖升遐慈尊永慕恭承凶問均極悲悼

中慰

恭惟尊

號

太上皇后殿下寅奉重闈恪修陰教方日勤于孝養

期仰嗣于徽音胡不萬年忽成千古在人情而難處冀  
聖念之少寬

皇后賤

光佑訃聞邇遐哀動驟失慈尊之蔭諒增悲慕之心

中

慰恭惟皇后殿下四世承顏累年逮事雞鳴問寢每勤  
禱翟之行鶴馭登仙遂有雲霄之隔願推至理少抑深

衷

謝再任宮觀表

僻居海嶠推戴上恩洊畀祠官忽頒嚴旨慙無報國之  
所喜便事親之私

中謝

伏念臣潦倒無堪遭逢過分奉

身而去徑歸綿上之田畏影自憐更臥漳濱之疾當一

喜一懼之交切何三仕三已之敢云幸遂投閒庶幾養  
志屬書再攷未免有言旣徹九重亟蒙從欲闔門相賀  
遂寬乞米之憂連歲何功徒致取禾之誚茲蓋伏遇皇  
帝陛下續旒無蔽簪履不遺求齊國之世臣尙其餘幾  
數正元之朝士今亦無多賜以斗升濟其菽水臣敢不  
仰銜隆施退適餘生顧朝暮承顏得效老萊之戲雖漁  
樵混迹敢忘魏闕之心

賀重明節表

慶元四年

繼明而照四方夙紀誕彌之節得秋而成萬寶是當載

震之辰慶溢霄垠歡均海宇中賀恭惟尊號太上皇帝  
陛下尊同太極福浸黎元由父作子述之明得內聖外  
王之道脫履崇高之表怡神蠖濩之中鳳蹕來朝當電  
繞虹流之日龍樓上壽皆山呼鼉拊之人睿算無疆洪  
圖有永臣旣收朝蹟洊處祠庭與造物者遊敢陳金鑑  
之錄獻封人之祝徒想玉卮之儀

賀瑞慶節表

良月就盈出應五百年之運四方來賀仰祝三萬歲之  
期宮壺交歡宗祊協慶中賀恭惟皇帝陛下符乾健

德與日新寅奉重闕深思付託之重洵開二閣用廣緝  
熙之明益增孝治之隆坐振儒風之盛如雲如日喜逢  
誕聖之辰非霧非煙茂鬱興王之瑞敢伸虎拜用贊堯  
齡臣再奉真祠僻居下國戎冠就列莫陪嵩嶽之呼泚  
筆歌功願獻浯溪之頌

謝落職罷宮觀表

杜門卻掃幸家食之少安褫職罷祠忽臺評之下及尙  
從寬典祇荷隆恩中謝伏念臣慙直有餘頑冥自信生  
逢昭代屢玷周行年除歲遷實由于親擢左提右挈敢

藉于先容久居封駁之司幾作怨仇之府用過其分思  
稱所蒙始求補外以牧人已叨臨遣旋請投閒而奉母  
又辱矜從五年自放于江湖一飯不忘于君父獲棲故  
隱可謂幸民然猶通內閣之清班竊殊庭之厚祿餘生  
何有惟斷斷以無他公論弗容尙斷斷而不可煩言果  
至百謫奚逃仰聖度之恢洪閱危蹤之孤露爰施薄罰  
以示小懲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務包荒爵惟馭貴衛  
纓雖許終不可以假人漢印旣銷適足明于無我俯憐  
簪履之舊猶齒搢紳之間臣敢不屏息訟愆投誠載德



循南陔而戒養退甘三釜之貧望北闕以傾心莫效一毫之報

謝宮觀表

杜門窮巷將沒世以訟愆賦粟珍臺僅踰時而復舊開孤迹自新之路承大君莫報之恩得之若驚感而至泣

中謝

伏念臣頃承駕綴親覩龍飛詞禁代言首播絲綸之命經帷進讀不違咫尺之顏一去闕庭四叨祠祿初出懇祈之切兩蒙簡記之私惟此僥逾尤爲優異雷霆所擊寧忘失箸之憂日月有明忽照覆盆之下豈無望

于歲年之後不謂得于旬朔之間顧鑄職之告未頒而  
祝釐之廩已繼人謂去珠之再得自憐墮甌之猶全頓  
增菽水之歡足慰桑榆之晚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仁無  
棄物道本用中芝柱呈祥方炳靈于太室玉卮爲壽喜  
親慶于慈闈廣四海以推恩軫一夫之失所有如閔廢  
亦荷矜存臣敢不仰體隆知益安愚分半九十里深嗟  
末路之難取三百困徒切素餐之愧

謝進封開國子加食邑表

職在琳宮方謹祝釐之奉詔分穀璧更蒙與邑之多敢

工女  
期洪私下及散地

中謝

伏念臣頃叨推擇濫預論思自

登瑣闥之聯已經采食之賜明時未棄歸猶得于祠官  
比歲以前居幸霑于郊需賤息旣承于延賞先臣復被  
于追榮獨此加恩格而不下方斯念咎噤弗敢言顧三  
百戶之逋罔知所自念五十里之小相去幾何迨茲祭  
澤之頒始冒綸言之寵母升次郡爵進小邦再拜知歸  
一門增耀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禮嚴宗祀惠及臣工仁  
不忍于遐遺福靡求于專嚮遂令遠外亦荷寵光臣敢  
不俯媿素餐著銘丹悃奉璋就列莫輸奔走之勞分土

疏封安有藩宣之力

謝通議大夫表

祠館無庸猶會八年之課宸綸甚渥俾居四品之官拜

命增榮撫躬知懼

中謝

伏念臣才非適用仕止爲貧幸

逢揖遜之朝寔冒論思之列久司封駁徒積悔尤親覩

龍飛寶專內外之制旋升駕綴更兼文武之銓爰揣分

之易盈以治民而自詭毋旣登于大耋身亦覺于倦游

力請投閒仰蒙從欲江湖麤足久甘漁者之爭隈簪履

弗遺深媿廩人之繼粟方奪榮之是懼何增秩之敢言

漢詔聿頒尚得從大夫之後隋官平進猶使陪廷議之  
餘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圖大宅中謹微接下幽明攷績  
一付有司之公日月爲功俯及從臣之舊有如衰廢亦  
玷裏遷臣敢不仰佩鴻私愈堅晚節與之三釜方承戲  
綵之歡加以數年祈遂懸車之願

謝再任宮觀表

孤蹤去國六換歲華明命臨門五叨祠廩積素餐而自  
媿拜黃牒以知歸中謝伏念臣處世最疎逢時多幸把  
麾江海因得遂于歸耕聽履星辰今殆成于昨夢賤齒

已開于七秩親年旣越于九齡無由陳力于清朝祇合  
投閒于故里先疇至薄歡微祿之未忘吏攷將更驚命  
旨之洊及豈止寬憂煎于數口又將竊溫飽于二年有  
何勞能蒙此撫養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躬操八柄坐制  
萬方念筆橐之舊臣雖無可錄軫蓋帷之至意尙爾不  
遺使仍香火之緣以遂山林之適臣敢不祇承恩渥涵  
泳化風菽水有餘得效萊衣之戲雲霄在望惟存魏闕  
之心

謝復職表

四年負譴尙玷從臣之階一札疏恩復還學士之直周

章拜賜感激爲榮

中謝

伏念臣愚不知方志徒泥古頃

更郡寄嘗辱賜環屢玷朝行寢叨持橐代言批敕曾何  
有于論思約史侍經每自慙于玩愒典銓未幾懷綬以  
歸尋力請于真祠仍寓班于內閣致煩言之俯及甘暮  
景之宜休敢意矜存曲加拔拭特寬漢律申畀文謨深  
憐爲養之勲又予祝釐之祿從天而下撫己尤驚茲蓋  
伏遇皇帝陛下大度兼容至仁善貸謂臣親逢初政曾  
廁衆賢之後陳察臣自訟宿愆不忍一眚而終棄爰軫

蓋帷之念未忘簪履之遺臣敢不祇戴寵光日思報稱  
奉百歲之毋益增萊子之歡誦萬年之詩願效封人之  
祝

賀瑞慶節表

嘉泰三年

踐昨十年益啓昇平之運逢辰千載又更震夙之期兆

姓交歡一心同戴

中賀

恭惟皇帝陛下儲神淵靜流化

儉慈仰列聖之好生守爲家法視四方而兼愛務得民  
心坐凝稽古之勲增衍後天之算臣屏居海嶠遙睇宸  
廷見黃河千里一曲之清第勤善頌效嵩嶽萬歲三呼



之祝莫預周行

謝再任宮觀表

一收朝蹟分老瀛壖六畀祠宮誠知帝寵顧胡顏而亟

拜徒空食以懷慙

中謝

伏念臣晚幸偷安近尤多病四

支而三痛楚幾遂作于廢人十日而九呻吟惟退量于  
薄命第以慈親之待養曾無他計以謀生尚存未盡之  
年更望無功之祿仰干洪造方局地以靡遑敢謂隆寬  
俄自天而賜允里閭改觀耄穉交歡共瞻新渥之光榮  
又獲全家之飽煖卽衡門而被寵望宸極以銜恩茲蓋

伏遇皇帝陛下大度海涵至仁天覆俯憐簪履之舊未  
忍遐遺又與升斗之餘使能羸給豈止一人之受惠實  
令羣下之歸心臣敢不强整衰殘愈思感勵奉琳宮之  
香火每自處于幸民掛神武之衣冠冀終全于晚節

謝落職表

孤臣失察盍竄大阿上聖隆寬止從薄責俄自天而有  
命幾無地以容身

中謝

伏念臣生則多艱仕皆過分幸

遇千齡之會寢叨八座之聯歸奉祠庭猶寓西清之直  
坐縻廩粟不勞南畝之耕頃蒙乘障之除庸示起家之

寵方循牆而引避痛陟屺以纏悲顧平時藏拙之最深  
矧洵歲執喪而致毀猥緣親黨非意相干不善防閑自  
貽伊戚仰公朝之矜恕念舊物之顛連褫學士之班再  
斯可矣使臣工之肅其在茲乎迨釋服以及期敢陳詞  
而謝罪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冕旒無蔽簪履不遺以天  
地之心爲心何止國君含垢之意謂兄弟之子猶子真  
得聖人觀過之仁遂于危蹤止用輕典臣敢不闔門念  
咎望闕歸恩三黜何言但有動心忍性之戒餘生無幾  
徐上引經告老之章

謝龍圖閣直學士致仕表

致大夫之仕仰賴矜從進學士之班弗容避免念餘齡  
之無幾幸晚節之苟全量小已盈感深至泣

中謝

伏念

臣學徒泥古才匪適時三列皂衣寢叨嚴近久塵青瑣  
遂積怨仇敢自詭以治民爲專求于奉母侵尋一紀孤

苦再期耄矣無能每媿祝釐之廩仕焉而已況逢告老

之期洵貢封章遠投君父喜下情之上達荷人欲以天

從誥頒東海之濱職峻西清之直鹿車還里難忘貧賤  
之時龍馬負圖乃昇衰殘之候何夢寐之敢及亦家世

之所無茲非幸歟不翅足矣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德新  
惟日仁覆如天俯眷么微忝螭陛隨班之舊更憐甑  
當龍飛草詔之初尚問生全不忍遐棄聿頒茂渥式賁  
窮途臣敢不內誓丹心益堅素節退人以禮已增鏤骨  
之私教子以忠使效捐軀之報

謝落致仕除翰林學士表

代庖僦直又見卯年之周視草爲真復塵乙夜之覽撫  
危蹤而何幸尋故步以知慙中謝竊以詞禁遽嚴宸居  
密邇有直諒多聞之益乃可預于論思爲溫厚爾雅之

文始宜司于播告鼓風雷之大號增日月之末光匪得  
英髦曷勝遴選伏念臣學惟涉獵才乏菁華頃載筆于  
螭坳尋演綸于鳳閣以先朝之門客爲天子之私人方  
成王訪落之初預聞國論逮漢家更化之始首被召音  
惟投閒一紀之餘且告老三時之久茲以晚節衰殘之  
迹參內朝供奉之班念齊國之世臣所存無幾歎元和  
之學士不謂重來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思任舊人事修  
庶政朝綱日振急聞忠盡之言疆事未寧尤務坦明之  
制遂令庸陋亦玷招延臣敢不修葺蕪詞仰裨藻飾尙

祈聖度俯矜草芥之微終俾周年遂逐桑榆之晚

謝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侍讀修史表

比蒙召節趣歸紫橐之班疊被恩綸盡復青氈之物德  
有乾坤之重身同淵谷之危

中謝

竊以才不可以強爲

人當知于自度非山濤之識量豈足典銓必陸贄之文章始堪視草露門贊緝熙之益虎觀資潤色之工曾未能其一焉奚可兼夫四者伏念臣旣衰無用已試罔功屏居一紀之餘且經告老入對九重之下恍若更生而乃冒選部之真除尋禁林之故步進讀清閒之燕充員

筆削之間敢言眼赤之何時深媿汗青之無日身章愈  
煥轡飾增華儒生之爲詞臣誤辱公朝之寵天子以賜  
學士尤加暮景之榮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政務惟新人  
先求舊取之數路宜廣擇于時髦備于一夫恐徒妨夫  
捷徑凌兢拜命頽墮知慙臣敢不勉策庸愚仰酬眷獎  
掌選而分文武詎敢辭勞乖車以示子孫終期得謝

辭免簽書樞密院事表

誤恩下逮俛綴適聯遜牘上陳未頒俞旨仰冒蓋高之  
聽不嫌再瀆之煩

中謝

恭惟累朝特重右府豈獨爲三



軍五兵之本抑使聞一日萬幾之微才則甚難官何必  
備顧愚臣之無取荷上聖之深知起之掛冠閒廢之餘  
處以持橐清華之舊強顏寢久告老未諧尚不堪朝夕  
之論思何以裨夙夜之宥密進寓承明之直更列元良  
之賓揣己奚堪逾涯莫甚欲望皇帝陛下俯垂淵鑒洞  
察忱衷念已迫于桑榆盍居閒地儻未遺于簪履姑置  
從班別求經濟之材以翌昇平之運

謝簽書樞密院事表

銓部爲真猶未經于滿歲機廷造式乃遽辱于頒恩遜

避靡邊周章增惕中謝竊以官莫崇于執政職尤重于

本兵必求文武之全才以任國家之重事邊圉甫定尚  
勤宵旰之憂邦域以寧允藉弼諧之助豈應疲瘁可預  
幾微如臣者資實腐儒仕叨法從由久司于封駁故多  
積于怨仇十載歸閒仰戴乾坤之施一朝收召復觀日  
月之明不堪聽履之華伏上垂車之請敢期誤渥俾贊  
洪樞血氣旣衰止合奉身而去軍旅未學曷知基命之  
嚴玷書殿之清班忝儲扃之下客被繡鞵于上駟束繆  
帶于襲衣采食有加寵榮已甚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人

惟求舊政務圖新謂代言于受禪之初未忘孤迹迨趣  
還于更化之始深鑒凋年豈云術業之可稱蓋自眷私  
之過厚遂容僥倖倍切凌兢臣敢不深感隆恩愈堅晚  
節老當益壯固欲殫報主之忠耄矣無能終恐負知人  
之哲

謝皇太子牋

謬參樞筦仍污紫殿之班兼預儲賓始下青宮之拜以  
榮爲懼得寵若驚中謝伏念某少也無奇晚將焉用掛  
冠而去真成治世之幸民扶杖以觀親覩聖君之更化

首祇嚴召重覲清光俾視草于鑾坡旋典銓于選部露  
門進讀冊府細書舊物復還空積妨賢之愧故山在望  
但祈得謝而歸敢冀明綸擢登右府致此血氣旣衰之  
迹廁于衣冠甚偉之中揣己奚堪荷恩有自茲蓋伏遇  
皇太子殿下性鍾玉粹學振金聲子職日供肅侍凝旒  
之側官僚妙選誤收華髮之餘某敢不益勵駑才用酬  
鴻造退憐已老莫能陪宥密之司勉誦所聞庶或補温  
文之德

辭免同知樞密院事表

宥府選寮忽叨再命需章避寵尚闕一俞爰浣瀆于宸

聰冀終回于渙渥

中謝

伏念臣引經納祿奉詔還朝始

膺典選之除適預和戎之議既不能出奇策以強國勢  
又不敢抗高論以竊時名深惟世務之宜遂定從官之  
論鄰盟已講邊備粗寬魏絳何功姑欲就威懷之得利  
張昭雖老當使知將相之有人賴聖慈俯徇于和親在  
臣下盍爲之引咎自媿寡謀之甚難陪基命之司殆無  
地以寄顏惟竭誠而報主日圖內治之要未知所先靡  
厭衆言之求尙不服給有何勞效遽被推遷不勝據蒞

之憂徒謹循牆之走伏望皇帝陛下俯垂淵鑒洞察愚衷豈惟微臣懷以榮爲懼之恐仰祈睿算篤居安慮危之心精求文武之才用贊樞機之任

謝同知樞密院事表

遵宥密之班未知圖報拜便蕃之渥弗許終辭自揆僥

逾實深感惕

中謝

竊以皇家嚴二府之建任固匪輕機

庭分四等之差官毋求備賢相並兼于使領副樞足贊于事幾旣曰才難豈容序進伏念臣少無可用老尙何堪扶病以對便朝幸不違于咫尺強顏而居舊著願奚

補于毫分假寵已多旬間未得敢謂七旬之後冒參兩地之榮畀與國熙載之官已爲過分加淳化寇準之職尤媿無名偶緣廷告之同時因與政途而接踵在決當從旣超筆橐之聯計日而言僅周天地之數併增采食洊被匪頒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懋建大中丕乘興運謂股肱所寄方彙進于時髦雖筋力旣衰亦使陪于末議未遑席暖復俾階升臣敢不仰戴隆私益堅素守邊陲甫定願裨內治之謀里社相望期遂歸休之請

辭免參知政事表

進參政柄誠出誤恩冒貢遜函未回淵聽存布懇祈之

切敢辭俯偃之恭

中謝

伏念臣才不逮中身今既老十

載排根之已甚實倍費于保全一朝收召而復還又屢  
叨于褒擢非敢忘知止之義蓋欲堅圖報之心今則疾  
疢交侵徒強顏而自覲年齡云邁顧納祿之未能使在  
旬月之間稍有毫釐之補序遷而上已分已逾而況據  
案牘而書名雖具員而何益對冕旒而奏事無長策之  
可陳誤寵所加羣言必駭欲望皇帝陛下念經綸之事  
重思輔贊之才難別選英髦俾作調元之助毋容衰瘁



更貽濫吹之譏或昇舊班俯存孤迹

謝參知政事表

充貳樞庭方慙玩愒晉陪宰路遽被推遷倍深臨谷之  
危莫遂循牆之請

中謝

竊以朝廷建輔號天子之四鄰

政事參聞下丞相之一等定名稱于乾德復官制于建  
炎必求異能乃副隆委伏念臣頽齡景迫壯志日彫再  
掌吏銓但守停年之格濫居宥府未寬思職之憂雖粗  
竭于謏才終莫裨于末議負二宜去有七弗堪宿恙漸  
侵將籲天而致禱誤恩狎至真踏地以靡遑況秉鈞當

軸之虛貞而知印押班之分日兼與漢章之約仍從商  
皓之游命服匪頒復賜天閑之駿爰田增衍更開公社  
之封昔在本兵尚爲僥冒茲叨助理尤懼曠瘵茲蓋伏  
遇皇帝陛下盛德又新至誠樂與折衝禦侮坐底于外  
寧聚精會神力先于內治揀求俊乂置在弼諧聿令衰  
退之蹤亦忝延登之數臣敢不益殫愚慮仰贊宏規曰  
都曰俞願竊慕賡歌之喜知足知止庶幾從告老之私

攻媿集卷十七

攻媿集卷十八

宋

樓

鑰

撰

表牋

代宰臣謝宣示太上皇御書宋玉高唐賦傅毅舞  
賦陸機文賦嵇康琴賦曹植洛神賦王粲登樓賦  
史節故事段陳羽古意詩蘇軾養生論周興嗣千  
字文御跋表

乾道辛卯春被賜真行草書總十卷臣下拜瞻  
玩心目開明竊惟書法自東漢迄于晉唐代有

名家然莫不祖述鍾張憲章義獻而各得一偏  
未有超軼拔乎其萃者恭惟光堯壽聖憲天體  
道太上皇帝高蹈羲皇之上遊戲翰墨之間初  
若無意而筆力所到自得之妙集乎大成如春  
雲行空千狀萬態遠視前古有不足述固知天  
縱之能心與神會非衆庶曲學之所可致也帝  
王餘事猶能至此顧不休哉三月二日臣某恭

題

奎畫昭回來從慈極睿思優渥宣示邇聯是何不世之

逢獲快爭先之覩

中謝

竊以翰墨有法肇自東都帝王

好書無如貞觀雖具龍蟠鳳翥之體徒爲心摹手追之

勤若夫天縱之能拔乎其萃自得之妙集此大成聿觀

歷代以還未有今日之懿恭惟

尊號

太上皇帝陛下宸

衷淵靜帝學融明一札細書居多方國之賜六經大訓

式昇膠庠之傳旣全脫屣之高益有怡神之樂坐進此

道作新斯文取楚客之賦篇迨梁臣之韻語舒牋自適

肆筆而成乃因五日之朝併演十編之富恭惟皇帝陛

下茂隆孝治仰識聖心金口發明究羣書之蘊與雲章

交煥掩二典之光華是雖餘事之能然誠非曲學之所  
及中秘將嚴于尊閣外廷咸預于榮觀臣夙際休期幸  
瞻鴻藻登牀競取何敢效昔人之豪鏤玉匪頒尙幾爲  
私室之寶

代宰臣進吏部七司法表

朝建天官實總吏銓之要詔刊治典恭承聖作之規會  
衆目以畢張集前編之未備幸終載筆敢後奏篇

中謝

臣竊以皇家繼累洽之期選部有一成之法屬中興之  
始爰盡纂于舊章迨更化以來嘗再參于中制惟奇請

它比隨日以滋而巧吏猾徒緣姦而奮迺哀四紀之沿革修爲一代之經常然而漢定章程止由柱史唐更律令亦任柄臣未有上軫淵衷俯垂明聽凡曰甲令之著首塵乙夜之觀親灑宸毫具標汗簡必使繹尋而盡善更容開釋其所然旣咨可錄之言時出非常之斷合吏封勳攷之目貫敕令格式之文以至黜贓罪之賞延進軍功于流內恩防寬縱例絕扳援莫非近古而便今務在舉宏而撮要筆則筆削則削罔有差訛官言官朝言朝此爲依據恭惟皇帝陛下治先自內名不假人澄三



省之源已嚴道揆定七司之制更肅班僚立通用以去  
煩文申權宜以存故典警捕有酬獎之等陞改易參照  
之科使官人之方得以兼明于覈實之政誠非小補臣  
等粗殫末技莫望清光事倣石渠稱制仰勤于臨決才  
非山甫有司終媿于將明尚冀頒行庶憑遵用

代宰臣進仁宗皇帝今上皇帝玉牒表

神文出治光紹三朝睿主膺期系隆列聖鬯皇猷而潤  
色寫翠琰以齊輝中謝恭惟皇帝陛下政用時中言爲  
世則繼志述事親承太上之心傳遵制揚功盡循我宋

之家法眷仁皇之盛際延今日之宏規惟天聖之元寶  
基四十二年之治惟乾德之懿將繼五三六經之隆爰  
命儒臣並修史牒登載斯謹會萃不遺稽故事以成編  
肅昕朝而進御忠厚之及草木知積累之自來廣大之  
配乾坤豈繪畫之能見牙籤初秩金匱秘藏臣獲遇休  
明居慙典領祖功如在期載續于無疆帝業方崇當特  
書而不一

代皇子鄧王辭免冊立皇太子表

丹悃冒陳祈免升儲之命皇恩加厚未頒賜允之書仰

叩九重敢伸再瀆

中謝

臣聞元良以正萬國記言世子

之能繼明而照四方易謹大人之象以奉粢盛之祀以繫億兆之心苟素望之無聞豈盛儀之敢受伏念臣性難語上學不知方仰承君父之規久親師傅之誨奉長安日邊之對蚤乏奇辭辨陳留牘上之書素無英識戴乾坤之大造升爵位之崇班安知懷德之維城但媿無功而受祿綸言忽播綺殿爰開寶懷不稱之慙難冒非常之寵伏望皇帝陛下特回聖意俯聽忱辭不嫌渙汗之收姑寢震宮之建誓虔子職少答睿慈

又代謝冊立表

睿旨中頒誕開宮邸微躬內媿丞上封章恩深弗遂于  
循牆懼甚有同于臨谷

中謝

臣聞仰觀乾象前星密邇

于帝星俯察坤維少海實源于大海歷稽盛古必建元  
良自非有賢聖仁孝之聞備恭敬溫文之懿何以貳體  
宸極正位少陽伏念臣學識無長器資非敏實託本支  
之盛屢叨爵位之崇日就月將幼已慙于慈訓夏絃春  
誦今未底于多聞自媿孱庸居懷兢懼忽拜玉音之寵  
冒陞銅輦之榮入侍皇居仰承天序茲蓋伏遇皇帝陛

下仁周溥率明照幾微膺列聖之丕圖奉上皇之色養  
眷求主鬯以重承祧儲德未充曷副人神之望睿謨素  
定不由羽翼之成臣敢不益念前修永遵雅誥謹文王  
安否之問敢怠帥行書唐宗仁孝之詩仰祈札賜

又代謝太上皇帝表

從五日之朝夙荷抱孫之愛拜十行之札俄膺立貳之  
求仰慈訓之曲臨懼微躬之匪稱

中謝

臣竊以大人有

繼明之義蓋取諸離長子爲主器之親故受之震豫建  
儲嗣雖本前規獲奉重親未如今日伏念臣幸以弱植

出逢聖時列亞保之崇班初非功致胙真王之尊爵深  
愧名浮徒以託體嚴宸承休慈極忽頒丹詔叨處青宮  
共知睿斷之不回實本聖謨之不顯茲蓋伏遇

尊號太

上皇帝陛下德高堯舜道合羲黃雖與造物者遊自求  
至樂仍有孫謀之燕以永無疆爰舉曠儀以安神器臣  
敢不力修四學祇奉兩宮立愛自親仰體承祧之重聿  
修厥德敢忘念祖之勤

又代謝皇后賤

坤德無疆實依厚載震宮肇建遽及凡材

中謝

伏念臣

託質天支承華壺則干戈羽籥教雖備于四時父子君  
臣學不臻于三善忽奉喪揚之冊俾當監撫之權仰宸  
斷之剛明賴母儀之禪助茲蓋恭遇皇后殿下德齊任  
姒賢過娥嫫陰教聿修坐致人倫之正淑謀經遠更圖  
國本之安臣敢不居近正人力尋舊學祇召而不犯馳  
道當奉君尊問安而必至寢門益虔子職

又代謝受冊表

銅門肇啓方慙主鬯之良珉冊誕頒更舉臨軒之禮恩  
隆天地懼劇淵冰中謝伏念臣素乏材猷積叨寵數金

印盪綬蚤處于宗藩青蓋斑輪俄升于儲位復差良日  
爰御正衙備金石以盈庭儼纓纓而就列授之寶牒訓  
以綸言退省其私不知所稱茲蓋恭遇皇帝陛下道高  
世表機照物先斷自宸衷豈私于愛子歲茲曠典蓋重  
于承祧臣敢不仰體聖謨恪供子職出有師入有保起  
居惟近于正人親則父尊則君夙夜益勤于順事

代宰臣賀立皇太子表

冢嗣稱賢夙仰吾君之子儲闈定禮果安天下之心歡  
動兩宮慶均四海中賀恭以離著麗天之象繼明寶繫



于大人震有洊雷之文主器必歸于長子闕東朝之緝  
禮綿列聖之丕基曠古難逢于今創見恭惟皇帝陛下  
孝如虞舜樂似文王爰奉親嚴屢上玉卮之壽大寧國  
本首開銀榜之宮慶幼海之澄瀾瞻前星之騰耀一人  
獨斷非山羽翼之成三善自將克荷宗祧之守臣叨居  
近列恭覩盛儀日下重光已備夙成之德嵩呼萬歲敢  
忘歸美之誠

代宰臣賀太上皇帝表

神謨早定俾建元儲聖孝丕承誕揚宸制事關宗社喜

動華夷

中賀

恭以甲觀之生嫡王孫但有命名之愛一

日而見三天子止聞臨澡之歡載在信書以爲美事曾

未有傳神器而與子見東宮之立孫介第祿于無疆固

蘿圖而有永恭惟

尊號

太上皇帝陛下道高百聖仁覆

萬方翼燕孫謀獨享後天之算儲登世嫡共仰前星之

輝問安獲事于重親主器仍歸于長子臣欣逢盛際獲

在邇聯卜世卜年期過周家之歷重輪重潤願廣漢樂

之詩

代宰臣賀皇太子牋

儲德日新久繫于衆望睿謨獨斷爰舉于曠儀覆載兩

間懽呼四起

中賀

恭惟皇太子殿下地居冢嫡天與奇

姿震一索而得長男宜膺主鬯之寄漢元年而建太子  
益知享國之長仰九廟之儲休信兩宮之增慶人心自  
定神器愈安某等肅領鸞行進瞻雞戟元良旣正不煩  
賈誼之言盛美難名莫盡卞蘭之述

代謝吏部侍郎表

以下四首代  
魏丞相祀

代言西掖方拜誤恩攝貳東銓復叨改命循牆莫避臨  
谷增危

中謝

伏念臣溥落無堪迂愚自信正以經營于

菽水故嘗希望于斗升昨自外官恭趨嚴召猥廁內朝  
之鵠列親覩上聖之龍飛五歷粉闈一參月寺籌邊戎  
幕無婉畫之可稱將命薊庭幸歡盟之復締冒柱史詞  
臣之選兼宮端寶牒之司初無左右之先容盡出聖神  
之親擢忽承帝制倬倬天官一新龜紫之榮仍假銓衡  
之長莫回成渙徒激懦衷茲蓋恭遇皇帝陛下虛以受  
人明于分職憐臣孤立于宦路借以末光謂臣曾歷于  
劇曹付之重委臣敢不寅遵邦憲嚴制吏茲朝夕論思  
雖素乏嚴吾之譽簿書期會庶勉追裴馬之名

代謝侍講表

攝居選部已困劇曹擢在經幃更承清問退慙衰朽有

此遭逢

中謝

伏念臣幼歷鞫艱學無師法顧孤陋寡聞

之習但爲決科之資無疏通知遠之經素匪專門之業  
矧是帝王之大學非爲章句之小儒必求鴻博之人以  
究淵源之蘊豈容樸學獲奉細旃茲蓋恭遇皇帝陛下  
巍巍成功謙謙終吉時降至尊之勢兼收可錄之言遂  
容草莽之臣亦預金華之講臣敢不黽勉微力綴緝舊  
聞爲二三萬言之辭敢求釋義暢五十八篇之旨庶補

重明

代辭免進國史轉官表

約史何功敢叨醲賞騰章避寵未拜俞音游貢誠衷仰  
千睿聽中謝竊以三朝之治迹允爲萬世之成規信傳

信疑傳疑已備不刊之典筆則筆削則削屢資多學之  
儒而臣方貳政之未幾適成書之已久暫領纂修之職  
曾無潤色之勞使冒賞而不疑則叨榮之太甚而況近  
辭珍賜陛下固已許其廉茲蠲崇資公議必傳以爲笑  
謂少者辭而多者則受謂今日是則前日爲非雖故事

之有初在微臣而焉敢伏望皇帝陛下俯矜賤悃特寢  
異恩益使人心知清朝以名器爲重誓殫愚慮効薄伎  
于志傳之間

代遺表

生而致主曾亮采之無聞死不忘君豈效忠之可已危

惊欲吐老淚先傾

中謝

伏念臣奮自羈單本無僥覬蚤

厠熙朝之鶴序親逢上聖之龍飛猥以謏材屢叨隆委  
凡一時清切之選皆九重特達之知兵交而使在其間  
備更險阻猷告而爾順于外嘗預論思寢歷政塗遂登

揆席迄緣樸拙用速顛隳俯憐簪履之遺旋昇屏藩之  
寄人言噂沓何敢控陳天鑒高明卒蒙昭雪賦以真祠  
之祿予之秘殿之名屏跡衡門衡大恩而莫報馳心魏  
闕顧一飽以何安今則蒲柳益衰桑榆旣逼老將智而  
耄及福已過而災生卧疾漳濱恍精神之易散游魂岱  
嶽嗟頃刻之難留僅存餘息之微重結明時之戀伏望  
皇帝陛下治功惟敘聖德又新總萬幾之要以充毓天  
和合羣賢之智以維持國是問安慈極日承尊養之歡  
注想中原身濟規恢之業臣命隨氣索志與辭殫王度



清夷固無煩于尸諫死期迫促徒自切于哀鳴

代知泉州謝進職再任表

以下四首代舅氏注尚書大猷

承南服之流忽叨因任進西清之秩併辱東知拜寵命以增榮俯懦躬而有覲

中謝

伏念臣奮自寒遠遭世休

明分甘州縣之塵勞敢望朝廷之拔擢十年服采寢登侍從之班千載逢辰曲被聖神之眷此雖攝六官之長猶未爲貳卿之真及遂求閒遽超次對退惟愚屏已劇優隆起試外藩以治民而自詭游更下攷無報政之可書方將重上真祠之章豈意更升學士之列一變閩俗

初無常袞之稱更與泉麾仍繼蔡襄之後已試如此其  
可再乎無功而遷誠爲過矣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政先  
實核恩不遐遺念微臣非可用之才竊堪郡寄謂長吏  
多數易之弊就畀璽書復增延閣之華益重專城之任  
臣敢不勉其未至究所當行久悉邦風旣無勞子問俗  
務攻吏事庶不負于分憂

代謝隆興府到任表

上印泉南方遂祠庭之請把麾江右遽叨帥閫之除猥  
荷東知若爲稱塞

中謝

伏念臣幸逢昌運忝綴從班昨

辭遠于脩門効蕃宣于遐服目駐堯天之日月身留閩  
徼之山川未及終更已叨因任共知鼯鼠不堪五技之  
窮自分鷓鴣惟望一枝之足屢申誠悃仰扣淵聰卒蒙  
從欲之仁獲遂投閒之志千里未還于榆社十連復冒  
于綸音旋促對于清光誤親承于睿獎授之方略俾以  
奉行茲延見于吏民方究詢夫風俗惟南昌之名郡實  
上聖之潛藩襟帶江湖首尾吳楚雨暘方若正賴春耕  
秋斂之勤凋瘵已蘇猶藉左粥右餐之惠必得循良之  
吏庶安流宥之民豈應蠢愚堪此委寄茲蓋伏遇皇帝

陛下恢張治具駕御人材察臣久被使令既深知于德  
意念臣備嘗險阻亦粗識于民情特畀虎符俾殫駑力  
臣敢不布宣寬大禁戢姦欺當使田間盡改帶刀之習  
且令州縣毋存珥筆之風

代賀太上皇帝上尊號表

啓龍樓七十之慶春朝將展于上儀率鵷列三千之臣  
至朔先加夫媿稱事高治古懽溢綿區

中賀

竊以薦舜

于天堯帝聰明而遜位以武爲子文王逸樂以延年不  
有極尊之稱曷爲甚盛之舉鏤白玉之牒歸美兩宮建

翠華之旗親朝五日書契未有宗社無疆恭惟皇帝陛下道盡事親仁先自內謂富壽之福爲彝倫之所先而父母之年在常人而猶喜況承社稷之託親見春秋之高自非得九州四海之懽心備五帝三王之全美何以效之慈極副我淵衷爰集廷紳取于經而定大號更推帝澤斂時福以錫庶民上皇增萬壽之昌太姒嗣徽音之懿至矣盡矣不可有加舞之蹈之莫知所自臣退甘屏處莫預駿奔奏薄技于從官之間敢懷故步效三祝于封人之請徒切愚誠

代謝宮觀表

十年念咎踏地靡遑一日奉祠從天而下孤迹有自新  
之路聖朝無終棄之人恩重難名感深至泣中謝伏念  
臣猥由寒陋誤辱眷知持橐近班何有論思之益把麾  
遠郡粗殫惠養之勤鄉關甫遂于歸休帥閭忽叨于推  
擇患生意表盜起鄰封調戍卒于屬州授伍符于造牧  
不虞宿將反墮姦謀方騰訟過之章乃被督師之命大  
兵雲集謂當指日而可擒醜類膺奔會不回戈而內向  
力追蹤于山谷尚假息于朝晡績旣弗成罪將誰執七

旬未格莫寬西顧之憂三禡猶輕難道南遷之謫獲歸  
故里已佩深仁自量擯斥之餘宜在孰何之外敢圖鴻  
造憫其垂朽之年特渙綸言廩以祝釐之祿削刊丹籍  
叨竊素餐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治本隆寬政先總核動  
加矜軫豈爲匹夫而求全凡與使令不以一眚而終廢  
俯憐庸懦曲賜涵容臣敢不擢髮省愆銘肌感德散材  
無用深知復玷闕之難壯志雖衰尙得效糜捐之報

攻媿集卷十八

攻媿集卷十九

宋

樓

鑰

撰

表牋

代謝宮觀表

以下三首代  
史待制彌正

賦祿真祠俯從私請升班次對更出鴻恩是何極陋之

蹤得此殊常之渥

中謝

伏念臣志徒慕古才不逮人由

庠校之諸生叨承延賞勉箕裘之餘習偶玷世科甘從  
州縣之勞敢覬朝廷之選惟睿主曲敦于舊學故微臣  
誤簡于淵衷自給札于中書寢影纓于冊府退量倖冒



祇務靖共固嘗持節以言歸旋即予環而就列寸長尺短第知自竭于愚衷年除歲遷何意遂塵于法從代言西掖進讀東宮皆老父之故官實儒生之希遇力辭禁筦改貳秩宗威儀三千茲豈養病之地春秋八十不勝愛日之思奏牘朝聞俞音夕至廩以祝釐之粟寵之荷橐之聯毫釐莫報于公家頂踵悉由于聖造甫還私室已拜宸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政本用中仁惟厚下素矜樸拙初無進取之心重賜褒揚庸示保全之意父子感深而至泣里閭圍視以爲榮臣敢不增激懦衷稍休

弱質循陔承志庶幾棄官歸養之風戀闕馳誠尙勉移  
孝爲忠之節

代謝皇太子牋

儲禁簡僚久充員于中護祠庭得請仍寓職于西清退  
省至愚敢忘所自

中謝

伏念某稟生甚弱賦性尤疎一

經徒守于家傳累歲寢汗于朝蹟獨惟老父獲際聖君  
乃眷潛藩曾是甘盤之舊遂容小子亦陪綺季之游自  
慚遲鈍之資無補溫文之學丐閑得寵拜命知歸茲蓋  
伏遇皇太子殿下盛德在躬勞謙禮士兩宮侍膳益勤

愛日之誠千里懷親深察望雲之念俾從私志實荷隆  
寬某敢不祇服訓詞仰承色養扶羸東下遽收迹于鷁  
行矯首西瞻尚馳心于雞戟

代謝皇太子宮講堂徹章轉官牋

儲闈進讀嘗預英游奏議終篇遂遷爵秩曾是優隆之  
渥亦霑遠外之蹤

中謝

伏念某學匪洽聞身逢盛際宸

辰念甘盤之舊俾鯁生獲綴于賓僚經帷繙陸贄之書  
命鶴禁亦爲之訓說備見經綸之用具存仁義之言戒  
彼覆車實爲可監申其佔畢顧有何勞方茲去國以奉

祠乃以徹章而受賞被恩有自揣已知慚茲蓋伏遇皇  
太子殿下任重承祧志勤好古傳聖父誠明之學自得  
之心玩名臣論諫之文如對其面尚思記誦使遂褒陞  
某敢不拜手祇榮銘心戴德一物三善固知裨贊之無  
功九弊六條更冀講明之不息

代賀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壽聖明慈太

上皇后上尊號表

以下六首代溫  
州曾吏部逮

熙事備成惟聖人能饗帝徽稱具舉雖天子必有尊權  
動兩宮化刑四海

中賀

竊以太上立德本無事于飾名

大美不言顧曷資于崇報雖九載已都于顯號而一人  
尙歉于宸衷乃因泰時之精禋併舉累朝之曠典恭惟  
皇帝陛下恩被動植孝通神明登大位之崇高受上皇  
之付託玉卮稱壽視昔有光寶冊奉親自我作古謂天  
祖羣物式昭時憲之明謂道法自然更著體元之正俞  
音誕布盛事一新萬國得懽心共仰仁天之大百姓加  
德教益知聖治之彰臣出守偏州恭承明詔捧觴再拜  
頓回鳳閣之春稽首三呼但想龍樓之曉

代賀太上皇帝表

禮行于郊咸慶縟儀之備尊歸于父聿嚴燉稱之加覆  
載兩間歡呼四起

中賀

竊以巍巍者至高之貌用形容

于博衍優游蕩蕩乎民無能名獨著見于聰明文思仰

堯仁之天大邁湯德之日新宜因百神受職之時更益

大德得名之懿恭惟

尊號

太上皇帝陛下怡神于淡遊

物之初膺寶籙以興邦授神器而與子凡此知人安民  
之要傳諸問安侍膳之間黃屋非心樂逍遙于特室紫  
壇葳事介福履于慈闈雖秉謙尊莫回忱請光之大大  
之謂聖已陶萬國之歡天法道道法自然益顯百王之

冠臣叨憑熊軾莫筮鵠行想漢殿之觴寧免滯南之歎  
効華封之祝敢忘拱北之誠

代賀太上皇后牋

備舉盛儀誕揚懿號凡資持載罔不懽呼

中賀

竊以迎

長者三王之郊旣告虔于上帝有名者萬物之母爰歸

美于慈親益增地道之光深副天心之願恭惟

尊號

太

上皇后殿下德高任姒功邁娥嬖力贊睿謀親授重華  
之帝尊同太極式安長樂之居受五日一朝之榮備四  
海九州之養爰因大祀載舉徽音箕疇謂視日明用顯

進賢之志老氏以慈爲寶於昭生物之恩合茲二者之  
稱仰止一時之盛臣分符有守戀闕無階莫陪椒掖之  
趨但劇葵心之向

代謝立皇太子降赦表

儲禁宏開宸綸誕布法前星之瑞象仰粲重暉揚少海  
之餘波沛爲膏澤神人胥悅宗社奠安

中謝

恭惟皇帝

陛下道冠皇王仁霑動植端居南面受光堯付託之隆  
豫建東宮綿有宋延洪之福爰推恩霈下及黎民罄萬  
國之歡心屬一人之有慶臣叨紆郡紱阻賀闕庭比屋



歡呼咸喜元良之正微衷感勵謹宣寬大之書

代謝御書戒百僚手詔石刻表

詔旨中頒具孚羣聽宸章申錫下及侯邦凡屬照臨舉

知感奮

中謝

竊以官刑儆有位之士成湯切戒于三風

手書賜萬國之臣光武尤嚴于一札聿稽前代王者之  
盛未如今日天語之溫蓋九重雖備于躬行而百辟或  
違于德意玩歲愒日猶有謬悠拱默之流易慮洗心尙  
乏砥勵激昂之氣仰勞翰墨下訪臣鄰一新琬琰之刊  
傳甚置郵之速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循名責實任賢使

能形憂勤于宵旰之間十年于此示好惡于用舍之際  
四海胥然爰申播告之修更勤勵精之始臣叨膺郡寄  
肅奉訓辭祇率乃僚各共厥職欲令真僞毋亂敢爲欺  
謾之文會聞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志

代謝直秘閣表

濫膺郡寄初無善狀之稱寓直奎文忽被寵光之渥拊  
躬有覲拜命增榮

中謝

伏念臣學昧家傳才非時用猥

緣遭際得効馳驅衣以繡衣雖謹惟良而折獄置之粉  
省未知何自以爲郎退尋於越之居俄假東嘉之守四

郊菜色重丹旻之憂勤一介萍蹤荷玉音之臨遣首問  
吏民之疾苦備聞田里之歎愁凡所奏陳悉蒙垂應移  
鄰邦之粟不容遏糴之私蠲下邑之租又免追科之擾  
罷民粗給和氣隨生雨暘以時黍麥增稔闔境方歌夫  
聖德誤恩乃及于守臣顧撫字之徒勞媿清華之非據  
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核孝宣之名實總光武之權綱民  
瘼是求尤重專城之寄璽書加勵滋多循吏之賢顧如  
微臣亦霑醲賞臣敢不仰銜鴻施俯竭駑才未讀五千  
卷之書已冒登瀛之目加撫十萬戶之衆誓堅報國之

心

謝慶壽赦加恩表

代龔參政茂良

慈皇介壽幸陪前殿之儀慶沛頒春首被通侯之寵循  
牆莫避踏地自驚

中謝

竊以堯年符異位之期舜孝極

重華之盛請福壽之祝百僚咸預于駿奔下寬大之書

萬國宜霑夫錫賚豈繫邇列獨冒殊恩况駝馘之文嘗

獲登于徽冊以蹢躅之質偶進攝于上公固已不勝千

載之榮敢意更竊九重之眷封疏故郡地衍多畝端章

甫以立朝安識周旋之中禮分茅土而建社自慙談笑

以封侯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義篤奉親仁均厚下廣宮  
闈之至樂用以及人錄臣子之微勞遂先與邑臣敢不  
誓殫素節仰報鴻私五日一朝密扈天顏之睟穆萬年  
億載永瞻孝治之光華

代仲兄謝嚴州到任表

負丞棘寺久媿空餐假守桐廬遽叨共理初以還鄉而  
拜命終然便道以之官被寵過優撫躬莫稱

中謝

竊以

子陵舊隱浙水奧區昔爲太上之潛藩今實行都之近  
輔頻年旱潦寢多凋瘵之民累政推遷宜擇循良之吏

如臣者稟生甚陋懵學寡聞猥承延賞之餘甘老徒勞  
之役偶平詔獄入仕帝京財貨暴如丘山敢辭委吏文  
書盈于几閣第謹攸司逮聯敕局之刪修纔脫選途之  
塵穴進參外府曾何補于公家移贊司刑頗服勤于臬  
事銜上恩而莫報念色養之多違因謁告以過歸以治  
民而自詭仰蒙睿眷徑畀左符方少遂于家居忽又承  
夫人乏蓋歎歲方勞于旰食謂小臣曾對于清光頒嚴  
旨以趣行免內朝之臨遣望龍顏于九陛不勝戀闕之  
心侍鶴髮之雙親少展循陔之志茲蓋伏遇皇帝陛下

天臨萬宇器使羣材培植邦基尤重牧人之任茂隆孝  
治俯推錫類之仁雖久歷于王官必加試以民事有如  
臣輩亦在選中臣敢不恪奉教條布宣德意中外本一  
致顧何有于重輕忠孝無二心誓益殫于報効

謝南郊肆赦表

代温州莫  
給事濟

泰時陳儀聳百神而受職端門肆眚罄萬國以歸仁覆  
載兩間懽呼四起中謝竊以聖人享上帝旣竣事于圓  
丘厚福浸黎元爰疏恩于方夏配天其澤與物爲春恭  
惟皇帝陛下歷數在躬聰明作后治內以治外期臻宴

祭之隆事天如事親曲盡寅恭之至粢盛豐潔圭幣輝  
華風馬來臨已見高靈之墮星雞載舉喜聞鴻霈之頒  
不俟終朝遂霑四遠臣逃居支郡莫望清光趨左右而  
奉章徒想冠裳之盛率將吏而拜詔更欣囹圄之空

北齊

宋良爲清河太守甚有善政天保初大赦獄內蓬蒿俱  
滿無囚可赦惟率將吏拜詔而已時温州兩獄俱空

### 代謝舉官不當降官表

守臣繆舉莫益前愆司敗議刑尚從寬典仰至仁之善  
貸拜嚴旨以猶驚

中謝

伏念臣頃自作州屢嘗薦士雖

昧知人之鑒敢不盡心偶緣入幕之賓實能辦事察之



既至譽者亦多況聞奏牘之交馳皆謂吏材之足取逮  
升劇縣頗著能聲雀角鼠牙乃寢招夫仇怨瓜田李下  
曾不謹于嫌疑嘖有煩言自貽伊戚在昔親民之始嘗  
陳同罪之章歷時雖多逃責無所與潔而不保其往祇  
佩訓詞之溫取人而失之以言深犯聖門之戒僅行鐫  
削仰賴保全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馭下惟公待臣以恕  
謂引其類以俱進任則甚專若簡乃僚而弗虔咎將誰  
執臣敢不深思創艾益謹品題應物未明當起懲羹吹  
整之念求賢圖報敢萌因噎廢食之心

代謝知瓊州表

一札十行俾遠憑于熊軾四州百洞幸利涉于鯨波首  
及治封具宣德意中謝伏念臣奮身疎逖賦性愚蒙蚤  
叨世賞之延屢困宦途之滯字民淮甸慙非製錦之工  
式政衡陽有玷題輿之選頃分陋郡未及期年資淺望  
輕易致人言之噂沓地偏財匱不堪歲計之支吾已甘  
置散之科安有復然之望豈圖拔拭更任蕃宣眷古珠  
崖實今瓊筦邈在萬里之外顛居一海之中漢晉廢置  
之不齊隋唐分合之靡定久服本朝之聲教遂同內地

之流風惟黎母錯居當謹邊防之慮而賈胡遙集實爲  
舶政之源自揆庸虛難勝寄委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仁  
思濟衆德務包荒緬懷卉服之人遴選竹符之守知臣  
嘗更于遠外或可承流謂臣備歷夫險艱庶幾使過臣  
敢不仰銜恩紀謹布邦條幸依兩伏波之神毋憚三合  
溜之險仕方行志敢爲乘桴浮海之言忠不忘君徒詠  
登樓望京之句誓殫駑力用答鴻私

代賀太上皇帝慶壽表

啓七十之慶將傳萬歲之玉卮率三千之臣先上兩宮

之寶冊美備形容之至光增授受之初孝治愈隆生民

未有中賀竊以子有天下而尊爲父方當祝耆艾之辰

德爲聖人而得其名詎可襲尋常之號一紀再加夫緝

典九重尚慊于淵衷茲講未央之儀爰採康衢之頌榮

歸慈展燕及中闈恭惟尊號太上皇帝陛下道大難窮

功成不有聰明遜位於昭與子之公逸樂延年自得從

心之適曰仁曰德無能名焉乃武乃文紀其盛者尊號

太上皇后殿下久參太極密贊重離天下濟而地上行

允謂相成之道堯南鄉而舜北面實同稀有之期皇帝

陛下愛篤嚴君親傳家法謂壽富之福惟彝倫之所先而父母之年在常人而猶喜況承社稷之託獲見春秋之高不有極尊之稱曷爲甚盛之慶優游博衍雖問之朝野而不知揚厲鋪張要編之詩書而無媿禮文照古雲物致祥歡均軒陛之間化浹華夷之外臣預瞻鸞輅入覲龍樓嵩岳傳呼誠四海九州之至樂赭袍端拜願十年一慶于脩齡

代新進士謝賜花表

柳染青袍叨預天官之燕花裁絳綵更分禁籞之春敢

望微生遽承華寵

中謝

伏念臣等性根浮弱學植荒疎

吐天葩之奇篇初無詞采啓瓊林之茂典咸戴恩榮謝  
槐市之舊遊尋杏園之故事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仁霑  
行葦材育菁莪萬國春陽顧豈遺于寒谷九天雨露遂  
均及于羣英臣等敢不種學績文去華務實芝蘭馥烈  
但堅自潔之心桃李芬芳共樂不言之化

代趙侍郎

粹中

遺表

負罪屏居方還舊物臥痾垂絕將謝明時願屬續以甚  
危猶戀軒而不忍孤忠未泯衰涕徒傾

中謝

伏念臣起

自諸生粗傳末學弟兄射策偶登俊造之科州縣服勞  
安有功名之望奉聖旨欲收子羣策謂故家或有夫遺  
才嘗因輪對之初悞辱衰褻之寵神會氣合不自知遇  
主之因年除歲遷俄寢上從臣之列二史屢書于言動  
三銓深柅于奸欺承攝瑣闥亦知效古人批敕之節建  
明謀議欲以奉列聖在天之靈雖自詭以治民詎敢忘  
于報國迨池陽之奏課就茗水以交符投檄得閒歸處  
四明之舊隱騰章褫職誦言一卒之幽冤固知不辨而  
自明卒荷容光之必照矜其久困賜以更生通禁路之

班許尋故步繼廩人之粟俾盡餘年未酬骨肉之恩俄  
屬負薪之疾水浮膚而成痼藥苦口而勿靈殘息僅存  
大期已迫媿論思之無補尚攀戀而有言伏望皇帝陛  
下寅奉慈闈益隆寶祚以寬仁壽天下之脉以清靜養  
主躬之和尊藝祖肇造之功早正東向之位念神州沈  
淪之久無忘北伐之圖臣易簣何爲蓋棺遂已生無可  
戀敢言滯太史于周南死或有知尚可抗杜回于輔氏

代陳閣學

居仁

遺表

承命造朝旋抱負薪之疾奉祠還舍遽興易簣之言忍



死有陳報恩無所戀明時而何及灑哀涕以空悲

中謝

伏念臣生也無奇幼而孤立自世賞而策進士奉大對  
于高皇之廷繇冗僚而登皇官受異知于孝宗之聖晉  
游學省出試州磨收寘郎曹殆遍更于宰掾擢居柱史  
遂徑躡于詞垣陟彼岷以纏哀予之琴而終制誤蒙慈  
展屢畀左符際真主之膺期升大邦而分閫每經煩使  
實堅徇國之心縱有微勞皆是守藩之職敢意凝旒之  
眷忽叨召節之頒雲氣在前不許三山之到君門甚邇  
翻成萬里之遙撫薄命以自傷懷孤忠而莫吐卒困陰

陽之寇竟違咫尺之顏游賁忱誠僭干淵聽念甘泉從  
臣之已老況正元朝士之無多祝釐之請則卻而後從  
寓直之寵則辭而不獲仰戴天地生成之造得爲山林  
休養之謀然而精爽欲離形容盡變抵家而迹未定過  
信而病益增身方臥于漳濱魂已遊于岱嶽龍光架厚  
愧未補于秋毫駒隙易馳將溘先于朝露少留殘景冒  
進危衷恭願皇帝陛下寅紹皇圖聿新孝治躬憂勤以  
致中興之業進英俊以鞏太平之基內修外攘坐復祖  
宗之舊東漸西被聿觀聲教之行臣假息幾何蓋棺遂

已塵勞五紀悵莫賦夫歸田冥漠九原顧敢忘于結草

攻媿集卷十九

攻媿集卷二十

宋

樓

鑰

撰

奏議

論實用空言

任敕令所刪  
定官輪對

臣聞善爲天下者貴實用不貴空言然名爲空言而行  
可底績者乃所以爲實用號爲實用而行之不實者適  
足以爲空言此不可不察也陛下卽位以來大開言路  
收攬人才慨然念治效之未及鄙無用之空言而務求  
其切于實用者此誠得孝宣總覈之意而言者不思曾

爲實用之說累年以來言者甚衆往往已陳而厭聞于  
是旁搜曲取毛舉以應故事民力方匱而言利不已法  
令已煩而變更日增凡此皆號爲實用者言之則真若  
可聽行之則不見所益從而委以施行課其成效則且  
多其圖冊列數以美觀覽然則所謂實用者果非空言  
乎孟子陳堯舜之道以爲齊人莫如我敬王陸贄論諫  
于搶攘日不暇給之時未嘗不本于仁義堂堂本朝陛  
下聰明英睿隆寬盡下而進言之士不聞引今據古訐  
謨遠猷徒藉細故以爲實用而售其迎合之術臣竊惑

之唐太宗求治之初魏徵仁義之說自今觀之是爲空  
言封德彝法律之說自今觀之是爲實用然太宗斷然  
行魏徵之言而成貞觀之治外戶不閉行糧不齎斗米  
三錢幾致刑措蠻夷君長帶刀宿衛且曰惜不令德彝  
見之然則孰爲實用孰爲空言也臣誠不佞瞻望清光  
之初誠不忍自棄所學摺撫細故以幸于施用且深懼  
六經致治之成法寢爲空言是以冒天威而進其說惟  
陛下赦之

論災異

臣聞魏相之事宣帝多以異文爲言李沆之相眞宗每奏不美之事皆忠臣所以事君而良史所以垂教也蓋人主居富貴之極操生殺之柄詔士日進佞說而直者亦難盡言祥瑞之出則潤色而張大其辭災異之見則掩覆而變易其占此二臣之所憂而明主之所察也陛下之畏天可謂至矣四方水旱盜賊之事無有不知知之未嘗不深圖而力行之天之仁愛陛下亦可謂至矣不以休祥爲太平之應而時出災異以示警戒之端夫天人之間相去不遠太戊稱宗實由拱桑之祥宣王復

古厥有雲漢之詩罪已而興諒非虛語遇災而懼適爲  
盛德臣愚欲望陛下深求其故俯詢愚言寬民力錄囚  
徒凡可以應天者務求其實則治道日舉聖德日新上  
答天心下遂人欲今日之異後日之福也臣之論奏動  
涉迂緩而愛君之心不勝惓惓惟陛下裁幸

論二廣賞典

臣竊惟賞典之設以勸勛勞輕重均一則人心厭服抑  
揚失當則不能無辭立法之際不可不謹也廣南東路  
西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到任許奏補子孫或期親一



名蓋以其遠入烟瘴之地人或憚行故以此勸之頃因  
言者謂廣西漕憲置司靜江到任不許奏補任滿止轉  
一官然廣東漕司在惠州憲司在韶州與靜江風土不  
甚相遠廣西以言者所論而減賞廣東以論者不及而  
仍舊數年以來未之改定夫廣南兩路皆有瘴鄉監司  
巡歷其間豈應以易地而鑄賞若舊法爲是則廣西不  
應獨減以其太濫則廣東不應獨得比年臣僚以敕令  
所見行修法難以著爲定令嘗有申請得旨令給舍看  
詳因循至今未有明文欲望睿旨檢舉淳熙元年臣僚

所奏令給舍疾速定議或予或奪著爲成法則事出于  
一無不平之議矣

論玉牒聖語

臣聞堯言布天下非若後世詔誥之言也蓋其都俞吁  
咈出于心而應于口行于身而形于言是所謂有德必  
有言者也陛下臨御以來言之聞于外者天下誦而歌  
舞之臣前載幸獲一望清光天語之發震服不暇獨念  
親逢堯帝之聖而寒遠小臣無由時聞玉音旣而蒙恩  
兼職玉牒始盡見記注所載仰而歎曰陛下之言隨事

而應是皆出于心行于身察見治亂成敗之機質之六  
經而暗合攷諸三王而不謬備在編簡不一而足臣不  
能悉舉以進敢取其大者而鋪張之陛下嘗語臣下曰  
聲色之事未嘗略以經意至于寶貨珠玉侈麗奇異之  
物心所不好亦未嘗蓄之讀通鑑至楊阜見人主之非  
則勃然觸之與人言未嘗不道陛下曰人君聽言不可  
以人臣漏泄爲罪縱使漏泄適足以彰君之美因舉陸  
贄之言曰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  
之能從又讀至黃皓事陛下曰人主于近習不可不遠

昔仇士良教其徒固寵之術可以見矣又讀至馮統沮  
張華事陛下曰小人之讒君子其浸潤膚受委曲如此  
使人主墮其術中而不知紹興三十二年十一月有旨  
令入內侍省權免進子陛下曰祖宗以來止許人進一  
子此曹人多則黨盛今人數不少若平居無事猶可漢  
唐之事是已隆興元年九月有旨已降親札付張浚王  
彥應兵將官有奏報文字及有陳乞並宜付通進司投  
入毋得依托左右近侍以進凡此六條皆人主之要道  
當今之急務愛君憂國之士欲言而不敢且累千百言

而不能得其要者陛下于從容問答之間形之于言可  
以大書于方策可以爲法于後世猗歟盛哉故斥聲色  
異物之奉容人臣諫諍之直遠近習察小人減內侍之  
進子禁兵官之依託皆陛下躬行之實心術之妙宜其  
不假潤色而發于外者如此其巍巍也臣昧死不勝倦  
倦惟望陛下持之以誠守之以久日行其道日新其德  
當如周之文武終得逸樂之福毋使唐之魏徵謂不及  
于貞觀之初則天下之幸社稷無疆之慶也

論土木之費

臣仰惟陛下恭儉惟德敦朴爲先宮室苑囿未嘗興作  
禁御遊觀之地至有弗葺者自非殿宇之繕修學校之  
崇飾府庫之闢官寺之徙不肯輕用民力蓋聖意深知  
土木之功實爲官私之蠹故節費省事以垂後則然臣  
竊見比年以來工役相繼亦間有不急而可以緩爲之  
者土役之勞擾非一蓄材植者有強買之懼事未作者  
有苛役之擾廣道路則列肆有毀撤之驚撤基址則連  
薨失已成之業如此等事未易悉數或曰是役于游手  
而不妨田里之農事是出于贏貲而不關有司之經費

物皆給以市直而無科斂之擾勞皆予以賞典而有勸  
功之心是皆不究夫利害之實者也游手之役不費于  
財乎贏貲之用不出于民乎給以市直徒有其名予以  
賞典不及于下命令之出誰敢不承要不若前數年之  
無事于此也故嘗謂人君之善儉者當如漢之文帝而  
善于用言者當如我朝之太宗夫以漢室之富百金之  
費宜不足惜而文帝以吾之百金計民之常產一臺之  
費可資十家遂終罷之每事如此安得妄用此所以爲  
善儉也以王府之貴營一假山亦不爲奢而姚坦之言

深切似過太宗時已爲之一聞坦言歎其傷民亟命毀去言非親聞感悟如響此所以爲善用言也以今觀之民貧益甚下戶之產不直一金田野之夫終歲勤動而不免飢寒閭閻之人以數百錢爲資生之策一役之興費以千萬計者不知可爲幾家之產州縣之間一金一粟之不輸則鞭笞立至追科之日械繫滿前號呼塞耳錙銖積之以充府庫一役之興費以千萬計者不知出于幾人之輸然則文帝之言爲有旨姚坦之言爲甚切太宗皇帝之德卓乎其不可及也以陛下之恭儉敦朴



而臣猶敢以此爲言者誠以今日事力尤非文帝太宗之時之比則愛惜浮費當又過之臣愚欲望睿慈念財用之至艱罷土木之不急遠追文帝之美近法太宗之聖更復深軫姚坦之言則節省之益非止一端恭儉之盛冠乎百王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富庶之源當在于此臣狂愚妄論惟陛下赦之

論六曹法司

臣仰惟陛下垂意章程務極平允爰念吏部七司所關者大修書之日詳加裁擇書成之後又爲總類名目雖

分條貫歸一誠以法守之地不可有毫釐之差也臣竊  
惟修法之事固已周密用法之吏尙有可言蓋七司之  
法頒之四方而用在吏部長貳郎官年除歲遷難以必  
其通習吏人各自行案又未必盡知源流則是用法之  
責全在法司夫文法之習至以名家要須明練條章旁  
通倫類習之有素以爲術業然後可以審處是非議定  
輕重竊見紹興元年臣僚申請七司各有掌法案止係  
收掌文書卽不共檢條法乞將掌法案改爲檢法案內  
手分並于本部人吏內選差諳曉條法之人如本部無

可選差許踏逐指差使掌本選之法事有不能決者聽  
委法司鋪敘條格然後長貳據法與奪此誠用法之要  
也屬緣節次降旨裁減吏額往往將外差法司充其減  
罷之數目今雖有法司去處亦不抽差諳曉文法之人  
止是就本部遷補既非素習又復遷徙案分不常其守  
安得明習貫穿以資關決修之甚勤而用之不求其要  
誠恐有所未盡也臣愚欲望睿旨明詔攸司詳攷紹興  
元年指揮專置法司厚其廩給而嚴其罪罰久其歲月  
而優其遷補使事有所任責有所歸庶幾有以仰稱陛

下立法之至意如蒙聖慈採擇以爲可行六部亦乞盡  
依吏部處分或恐重于多置吏額莫若隨其事之劇易  
吏戶刑三部則各置二名禮兵工三部則各置一名並  
擇曉法之吏使之專意于此長貳郎官提綱于上法司  
守職于下則六部之事皆得其平矣

論治道

任宗正寺  
主簿日上

臣聞人主之德與臣下不同臣下苟有寸長皆可以自  
見上之人捨所短而取所長則無不可以用者人主天  
縱多能下視臣庶是必備道全美百行衆善無一毫之

歎長慮卻顧萬幾庶務無一事之失然後足以御四海而圖治功由漢以來人主銳意修政率不過數年而怠陛下以睿哲之資臨御二十年而憂勤兢畏踰于初載臣下不足以望清光尚何俟于微臣之言獨惟人臣之事君非必皆好爲諛悅蓋其心每期君于善一有盛德謨訓將順歸美惟恐不盡以期人主爲善之心間有不及則敢言者寡故天下之事惟見其全之盡之也人之一身見有無受病之處天下之大見有無蠹弊之原善養病者不以無病而廢調攝善爲國者不以無事而緩

戒懼然後爲得也漢唐賢君非無可傳之烈如高祖之  
好謀能斷文帝之以德化民武帝之雄材大略宣帝之  
信賞必罰光武之身濟大業明帝之幽枉必達唐太宗  
之除亂致治明皇之勵精庶政憲宗之剛明果斷有一  
于此誠足以建功立事措天下于小康然而必有以議  
其後而民亦有受其弊者正以如前所陳見其所長不  
見其不及而不能以自勉也是以堯舜之盛曰儆戒無  
虞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湯以六事自責曰政不  
節與使民疾與宮室崇與婦謁盛與苞苴直行與讒夫興

與故儆戒兢業在堯舜爲不必慮所謂六事者又皆湯之所無而聖帝明王舉其不必慮與其所無者日以自勉蓋不惟未嘗一日忘天下亦惟恐吾身毫髮之不盡此漢唐之君所以不能進也方今邊陲雖靖而夷狄未寶紀綱雖舉而萬目尙疎敦勵士氣而廉恥不振樽節國用而公私俱匱比歲豐登民力且困重以歲旱尤難支吾陛下日昃視朝廣求民瘼無所不用其至臣誠不佞竊希古人責難于君恥不及堯舜之意欲望陛下遠稽古昔俯鑒近代凡其可取者必思兼備于今日凡其

可戒者日思所以去之如湯之六事皆今之所無亦從而深求其端倪則聖德日日新又日新上益有以當天心下益有以澤民物以是而求所欲爲者無不濟矣臣不勝惓惓愛君之心進芻蕘之言惟陛下擇焉

論責成

臣仰惟陛下臨政願治垂二十年孳孳萬幾興利除害誠不爲少臣愚無知竊有進焉凡天下之事君相講求于上士夫獻納于下大綱小紀略已周徧而事之已議議之已行未底于成而遂止者尚多有之臣嘗攷求其



故蓋朝廷議之既熟成命一頒則謂事已施行下之人  
奉承約束文移行遣紛紜良久則以具文告于上方其  
播告之初天下皆謂其必行書之記注亦曰某日行某  
事其實事未及竟而止矣此所以事緒徒繁奉行者無  
所適從良法美意日講于前而澤不得下究事不見成  
績故迄今算計見效未能甚稱陛下大有爲之志也事  
有大小小者可以立辦一出睿旨隨卽罷行若事涉大  
體所以爲國家深長之訓者是非磨以歲月不見其成  
且如屯田爲富國之本水利爲農事之要陛下最所留

意施行不一然至今不見成效行之太遽者或至擾而無益行之太緩者或至寢而不報豈天下之事終不可爲也臣愚欲望陛下遇事之欲行者俾大臣詳加審訂若度其行之終無益或利賴微末而不足行者悉從簡省若其必可行而稍費歲月者朝廷置籍記其事端及施行之日月約事之大小爲久近之期以時舉催不辦不已如此則事之欲爲者皆有端緒陛下聽納之勤圖回之妙日底于成而後治效可觀矣

論宗室右選嶽廟

臣竊惟國家忠厚之德冠絕前古親睦九族無所不用其至是以慶源蕃衍人才輩出皇朝盛事尤非歷代之所可及近歲以來修謹好學者日衆士夫敬仰之不暇此皆陛下聖德感化之所致也然由進士任子爲左選者堂除銓選各有成法無官人有孤遺請給亦足以活其家惟是官右選者人數極多往往遠外無援鮮能自拔于稠人中以求用于時添差又有限員不可多得惟特嶽廟以餬其口州縣又以窘匱之故俸給不能一一如期所在多有無告之人歷歲寢久員多缺少已不免

待次之窘近降指揮頓減員額大約四分中幾減去其  
二三凡宗室之賴嶽廟以爲生者待次遂至四年狼狽  
立見誠可矜憫如此則有官者還不若無官人孤遺請  
給之優陛下富有四海寧肯于天族較此毫末但以宗  
室不敢自言故此情無由上達況夫禮義生于富足一  
有失所則流蕩爲惡如水就下犯法者必衆尤非所以  
愛之也臣愚欲望聖慈深軫磐石之宗盡復嶽廟員闕  
庶得天族各遂仰事俯育之計以助成信厚之風不勝  
幸甚倘或聖意猶以爲冗則乞明降指揮于前所減數

內復三之二或且復一半之數亦可少寬目下艱窘之  
狀不爲小補

### 論浙江渡船

臣竊惟江水之險無如錢塘不惟水面闊遠風濤可畏  
加以沙漲無定日有改易大駕駐蹕往來尤衆紹興初  
年渡舟屢有覆溺蓋舟人貪利稠載以行弭擢中流恣  
以乞取忽遇風濤舉舟覆沒操舟者獨以善泅獲免是  
時留守司轉運使措置官造巨艦舟之受人各有定數  
立旗賣牌各有色別以賣牌之入爲篙梢及補苴之費

自此往來安便所利甚溥成規具在可舉而行中間一  
再修葺近復廢壞不惟渡舟罅漏成規亦不復遵守人  
畜雜糅私渡競進近者連日有覆溺之害都人駭愕行  
道傷歎臣愚欲望聖慈行下兩浙轉運司修造官舟務  
極堅壯悉舉元立約束以濟病涉之人在官司爲力甚  
易而人之受實惠者不知其幾惟朝廷亟圖之

論道學朋黨

任宗正  
丞日上

臣聞天下之大患每起于細微明者察之昧者忽焉不  
惟忽之復以察之爲過迨其旣成又已無及此天下之

患所以相尋而不已也後漢黨錮始于甘陵南北二部  
之謠唐之朋黨始于李宗閔賢良之對本朝元祐黨籍  
始于二三士夫不得志之徒事之初生若不足憂橫流  
不止害不可言今日朝廷清明豈復有此然初見端倪  
不得不慮是敢先事而言寧犯狂僭之誅不忍自爲緘  
默惟陛下察之夫道者天下之所常行學者士君子之  
所當務秦漢而下斯道不明誦說相夸去本彌遠國家  
累聖傳授敦尚斯文教風聿興名儒間出講明經術究  
極精微然後語道者不涉于異端爲學者不至于無用

恭惟陛下天縱聖性帝學高妙體斯道于己安而行之  
賞不輕予刑不遽施寬猛相濟無有駭政執中之傳也  
喜怒不私嗜好不聞隆寬盡下有言必從克己之仁也  
雖雖在宮臨朝尊嚴清閒之燕不見惰容謹獨之戒也  
清心省事湛然凝靜物來斯應無所適莫正心誠意之  
學也凡前儒講貫發明之大端惟是數者而陛下兼而  
有之臣愚何足以測識然青天白日孰不知仰而士大  
夫之議論則有可疑者臣竊惑焉比年以來曰執中曰  
克己曰謹獨曰正心誠意往往有所諱而不敢言人主



躬行此道于上而士大夫反譁言于下試攷之十數年  
間章奏無慮千萬未聞以一語及此而又相戒以毋言  
孟子曰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我非堯舜之道不敢  
陳于王前以爲齊人莫如我敬王者而聖世乃有此風  
何耶故凡士之端謹好修談論經禮者一切指之以爲  
道學小則譏笑大則折辱又甚則疾之如仇士之遭此  
者其間蓋亦有以自取然而俱爲士夫由學以進所謂  
同是堯舜同非桀紂而何相疾之甚也臣嘗讀大雅之  
詩曰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詩人之

意蓋曰厲階之梗由夫好競者之爲之也使士大夫操心無競則何自而至此耶臣嘗求之牛李之事雖曰李黨多君子牛黨多小人然德裕一聞御史大夫之除則流涕寄謝至其不然則遂爲仇敵嗚呼非競而生厲階者乎元祐紹聖之事又可知矣故嘗以爲近習之排士夫非衰季之世無此若士夫之自相排雖盛時亦不能無之漢之黨錮權在宦官乘主之昏而肆爲之無足怪者若唐之朋黨元祐之黨籍則士夫自相傾軋使人主莫知適從爲害尤甚蓋惟人主能用中然後可以消弭

于未然而使天下不至于甚弊惟士大夫能無競然後  
可以衆賢和于朝而使國家不生于厲階今陛下執其  
兩端而用其中自不應過慮而察士大夫之間未能無  
競向者猶止以虛言相譏訶而近者頗有其迹矣臣愚  
欲望睿慈明詔中外咸推無競之心勿徇一偏之見精  
白一義以承明主之休德臣前所過慮自可以消弭于  
冥冥之中臣不勝拳拳惟陛下裁幸

論明政刑

臣聞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

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孔子以政刑爲緩而孟子以政刑爲先人或疑之蓋一道也孔子非以政刑爲可廢孟子非以德禮爲可忘蓋政刑不修無以爲國及其既立化乃可行仰惟陛下臨政願治二十餘年而憂勤不怠圖治日切今者中外少事朝廷清明年穀既登流莩靡息外則邊鄙之不聳內則盜賊之不興既非賢哲馳騫之秋可謂國家閒暇之日而又延登宰輔共圖事功當此之時若復玩歲愒日文恬武熙視國之蠹弊爲當然而民之疾苦爲細

事置而不講趨了目前使一旦有水旱盜賊邊方之警則必事出倉猝無復優暇今日光陰豈不可惜仰惟國家累聖相傳仁宗皇帝太上皇帝在位最久仁宗開天章閣命名臣條上當世急務乃在慶歷三年太上逐權臣之黨更化善治乃在紹興二十五年皆是在位二十餘年之後非若前代人主始勤終怠之比是以士氣振作朝綱不隳嘉靖有邦此實我宋之家法也陛下垂意政刑何事不舉臣愚過慮猶竊有言刑政二端所該甚廣無問內外皆在其中今日冗官之員最多而乏周用

之才養兵之費最重而少精銳之卒游手倍于農人而趨末者日衆歸明坐困州縣而冒詐者日繁問食貨則國用既虛又非藏于天下問力役則貧弱日困不能安于田里加賦之害莫甚于和買而紹興近輔之地斯民無聊未知所以寬恤之術取民無制莫甚于權酷而行都首善之地設法尤盛日求所以張大之方水旱雖日稍息而蝗蝻遺種尚多安得不爲來歲之慮盜賊雖日不作而民間愁歎尙衆安得不思豫備之宜此皆政之大端也如此等事未易悉數未問外攘之說先求內治

之謨如以爲小康則真若無事試加思慮不勝私憂用  
刑之道在今日實爲公平人主無喜怒之私朝廷無風  
旨之聞一付有司動循三尺然而四方寃獄尚多有之  
若無辜陷罪固當痛懲詭法惠奸亦非令典祖宗非不  
隨事寬宥然當是時法家者流皆是西北強毅之士堅  
執成法或至少恩故每使儒臣治獄讞議其間有司旣  
不失官守而法禁亦不至煩苛今則不然用法之人多  
言陰德重辟強刦亦或失刑雖曰忠厚所漸者深然有  
奸宄不勝之弊刑之不修此其大者臣愚竊爲陛下惜

此閒暇故願陛下速爲永圖雖未能每事更張曠然一  
變豈可不深思其故使之日新伏望睿慈採孟子之至  
言明政刑之二柄般樂怠傲固聖世之所無苟且因循  
恐良時之易失臣憂國有素不敢煩瀆惟陛下幸赦而  
留意焉天下幸甚



自之聞... 留意漸天下... 擬其... 育... 變... 攻瑰集卷二十... 下... 未... 然...